

古代诗人的壮游，大约始于唐代。李白少时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，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，仅庐山他就去了五次。杜甫55岁时，在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甚至写下了自传性的《壮游》，诗中表达了未能东渡日本的一丝遗憾：

东下姑苏台，已具浮海航。
到今有遗恨，不得穷扶桑。
而在欧洲，早在公元前，古希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便频频穿梭于地中海。文艺复兴以后，“大旅行”的思想更是从上流贵族逐渐渗透到了平民阶层。

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
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
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
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

这四行诗是当代海子的名作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开篇一节，这首诗可能与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一样，是20世纪流传最广的现代汉语诗歌。有人说它是海子在青海中北部城市德令哈写的，德令哈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“金色的世界”，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府所在地，也是从西宁去往拉萨的青藏铁路必经之地。

这个说法如今看来恐怕有误，但至少，海子在这座西部小城写过一首诗《日记》，开头第一句，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。据说这位姐姐姓白，是南方人，她是海子的红颜知己。为了追寻这位姐姐的脚步，海子两次来到青藏高原，每当火车经过时，他都有意在德令哈留宿一晚。

海子第一次到德令哈是在从西宁去莫高窟“朝圣”的路上，他坐火车来此，然后换乘汽车去敦煌。1988年秋天，海子第二次经过德令哈前往西藏，正是这次

我的环游世界

蔡天新

的追随者来此，感受“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”“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”。

令人惋惜的是，在写下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半年之后，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年仅25岁。这是诗人理想和梦幻破碎之后的绝望之举。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海子和姐姐的故事仍然扑朔迷离，《日记》一诗则越传越广，进而让更多的人向往德令哈。

我从未去过德令哈。2011年夏天，我受邀参加了青海湖诗歌节，到过青海湖的南部半岛。不过，仍与德令哈有300公里之遥。新世纪之初，我有幸获得一次机会，在50天的时间里，自东向西绕行地球一圈。我从亚洲到欧洲，又从欧洲到美洲，再从美洲到澳洲，最后从澳洲又回到亚洲，算是完成了海子梦想过的“周游世界”。

从北半球到南半球，再从南半球回到北半球，两次穿越了赤道线，飞越了大西洋和太平洋，并在返回亚洲的旅途中穿越了一小片印度洋的水域。记得有一天，我从海拔高于拉萨的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出发，渡过高原上的明珠——的的喀喀湖，到达秘鲁的省会城市普诺。就在我们快到普诺时，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，瞬间让我感受到了“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市”。

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愈来愈细，我们与先辈们相比可能活得更久一些，随着交通、医疗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，我们确信能比古人走得更远一些。我有时候甚至这么想，这有限的地球，恰好是为了我们有限的生命安排的。



妙高台

（中国画） 张大卫

去年开学时的场景似乎还历历在目，甲辰年新学期已经“隆重”开启。时光有礼、花开如许，我家孙女成了二年级小学生；又长了一岁当然长了个子、增了见识，小脾气也在渐长之中。

开学了，孩子们重归课堂，学校门口又会再现“接娃”潮，睽违两个月了大家都有几分念想。每个工作日下午三点过后，学校附近路口街角就聚集了一群群老头、老太；只要校门未开启，便是众人畅所欲言的“小组交流”阶段；孩子学习是绝对的中心话题。众口叨叨就有了顺口溜“一年级适应、二年级成长、三年级拔高、四年级定型、五年级冲刺……”边上走过的路人乍一听都会不由得绷紧神经。但时间一到，散兵状的老人就按班级自觉排成一路纵队，先来后到少有夹塞插队的。有民警在街上巡逻保驾，私家车也能临时停靠；众人瞩目就等着迎接一波孩子嬉戏欢

闹、长辈呵护关爱的喧闹。尽管此时道路会有点堵，但走路的人和开车的大多相互体谅，少有擦碰之类的事情发生。而学校老师也不简单，就如老话所说的“吃啥饭，当啥心”，一个班级三四十人，眼见一群家长过来，随口就报出各位要接的学生小名，从不曾有差错，当然也是容不得丁点差错、有错必是惊天大错，半个小时后街道重归平静如常，典型的“潮汐式”拥堵，城市的一道风景线。

刚与几位“接娃”相识的老人寒暄、又眼见人群逐渐离去；身处其中的我，却分明感觉那些对孩子反反复复的叮嘱并未飘散：好好读书、好好听讲、好好做作业、上课举手发言了没有、考试题目答对了吗？当然还有许多“好好地……”只是奇怪为啥很少听到有“好好吃饭”的？

上学期某一天，接到孙女

造访，让海子写下这首抒情诗《日记》。一句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，让许多海子

造访，让海子写下这首抒情诗《日记》。一句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，让许多海子

造访，让海子写下这首抒情诗《日记》。一句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，让许多海子

造访，让海子写下这首抒情诗《日记》。一句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，让许多海子

造访，让海子写下这首抒情诗《日记》。一句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，让许多海子

造访，让海子写下这首抒情诗《日记》。一句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”，让许多海子

中秋节丰收节

曲令敏

一年一度的中秋节，始于周，定于北宋，到明清，已经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。历经千百年流变到如今，这个天朗气清、庄稼成熟的日子，已经成为走亲访友、庆贺丰收的美好节日。

中秋节临近秋分，秋分被国家定为中国农民的“丰收节”。节令到此，原野里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怀穗结荚，沉甸甸地压塌地皮。有农谚：“七月枣，八月梨，九月的柿子红了皮。”千门万户，斜阳流水，在这个饱含喜气的节日里，普天下那是真正的、发自内心的欢乐！

在我早年的记忆里，中秋节走亲戚是小孩子的事儿，大人都在地里忙着。棉花白腾腾地开，前脚刚摘过，后脚又白了，手快的人，一晌能摘一百多斤。黑腾腾的是绿豆荚，你推我拥也等着摘，没人手，老人、孩子都下地。春谷子勾着头在风中摆动，荡起喷鼻子的香味儿。早玉米掰下来堆在场里，麦茬玉米腰间的缨子眼瞅着干了一大半……最喜人的，是花生和毛豆儿，摘回来加几个尝鲜的红薯，搁锅里一蒸，香香甜甜的，吃起来像过年一样。

大路上时不时有走亲

后不经意地一问：中饭吃点啥？孩子满不在乎地说：不好吃，倒掉了；虽是童言无忌依然把老头我吓了一大跳。不是从小就读过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岂能一倒了之呢，更不

新学期“好好吃饭”

陈茂生

成想他们的顿顿光盘原来却是如此而来；还想再说点啥，但看到孩子不屑的眼光只能住口。尽管无从判断，究竟是学校餐食“众口难调”还是质量欠佳难以下咽；但分明感觉是否信守“‘口味’永远服从‘节约’”的传统理念，已是祖孙间横亘的一道“代沟”。信奉只要能够下咽，再难吃也是一餐饭的我们看来，学校餐食有标准、有保障，一定满足基本的卫生营养，岂有“难吃”之由？所以很可能是吃穿玩乐始终被精心呵护的孩子娇惯出来的毛病所致，如

“鸟的天堂”

陆正伟

国燦一说，国燦对巴老说：“老外公，你忘啦，他就是1989年为你值夜班的老庄，他叫庄良。”巴老一听急了，说：“是我记忆力不好，把人家给忘了。”也难怪，大家当时习惯称“老庄”，谁知这次他来了个正规的，连名带姓一起报上，巴老自然“蒙圈”。

那天，巴老对我说，曾托人去找庄良，结果没找着。他还向我提供了庄良是静安公安分局退休的线索。我对他说，我去开介绍信，叫他老单位去查。巴老说，这事就托你了。然后又加上一句：“找到请他来，我同他合个影。”这话我听了耳熟。后想起是他90岁生日那天说的。这天傍晚，道喜的宾客陆续离去。此时，作协的老花匠将栽培的两盆鲜花放在台阶上就走了。巴老看到盆花，即说，快把花师傅找回来。于是，我们分头到马路上去找。最后，祝鸿生从夜幕下的人流中把他找了回来。巴老让家人切了两大块蛋糕给他带回家，分享他快乐的一刻……

我拿着介绍信一时查询无果。一次路过石门二路派出所想碰碰运气，户籍民警听是替巴老找人，随即在电脑上搜寻出五、六位名叫“庄良”的。我“御准”了其中的一位。随后来到北京西路上的一条老弄堂楼上。果不其然，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找多了时的老庄。庄良听我说是巴老在找他，他眼含热泪，拿出一本《寒夜》说：“这是巴老送我的签名书，想他时就拿出来翻翻。”

1998年元月8日，庄良带着外孙女一同来到病房。巴老见了就说：“上次对不起你，我记忆力差了。”接着问：“还常去喝早茶吗？”庄良连说：“去，去，与几位退休工程师常去杏花楼喝早茶，还时常说到您呢。”过后，他对我说，巴老知道我有喝早茶习惯，轮我值夜班，他每次会关照儿子小棠早点来接班。

此时，巴老在新书《巴金书简》上写下“庄良”并签名。庄良接书时，指着外孙女说，她得知来看您，特请半天假。还告诉巴老，小时候，我带她上你家，跳舞给你看。“对，来过两次，她叫许盈盈，和我孙女姘姘同岁。”庄良听了说巴老的记忆真好。并说：“她刚上了您的《鸟的天堂》课，让您为您朗诵一段好吗？”巴老笑着说，“好！”这时许盈盈走到两位爷爷面前腼腆地念道：“到处都是鸟声，大的，小的，花的，黑的，有的站在树枝上叫，有的飞起来……”听着美文的朗读，我身心被笑声、掌声和鸟鸣声所感染。沉浸在平等、自由、祥和的气氛之中……

威的人，大老远看见了，认出是哪家的，赶紧回家开门儿。“小姐姐儿，一滴溜儿，两包果子一块肉。”一年三节，姑家的亲戚走不走，舅家是一定少不了的。肉是春节的礼，端午节送油馍、鸡蛋、粽子，两包月饼外加一篮子瓜果，是中秋节的标配。

无论家境如何，中秋节吃月饼是少不了的。

大人一牙儿一牙儿地吃，小孩子手里才有大半个或一整个。小家伙们凑到一块，细数青红丝掺杂着的花生仁、核桃仁、杏仁、瓜子仁，数来数去，好半天不舍得咬一口……

那时的亲戚真亲，刚看见人影儿，就看见了白石子蘸着清溪水一样的笑容……今年的中秋节还没到呢，县区里的瓜

浙江湖州是我家乡，旧称吴兴，西倚天目，北临太湖，山水清远，平原如绣。素享“丝绸之府、鱼米之乡、文化之邦”的美誉，是镶嵌在长三角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湖州老城古称“菰城”，系春秋时春申君的封地。几千年来，湖州山水清远，城阜风流，美誉中外。往昔老湖州城内水陆纵横，停满了各式商船，水港两旁店铺林立，挂满了各式招牌广告，有百年老字号，也有新式大商号，它们是城市的文化名片。这些牌匾，有些是国内名家所题，或是地方精英漫笔，其中上海名家所题最多，名士方家纷纷出手点彩，笔墨留香，古朴道劲，墨香四溢的匾帖更添湖州几分风流。今年还是湖州籍海派书画家领袖吴昌硕先生诞辰一百八十年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见证了上海诸多书画名家与湖州方方面面的交往。湖州有“天下沈氏出吴兴，吴兴沈氏旺竹墩”之说。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祖籍湖州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亚农访上海市市长陈毅拜访了沈尹默，并聘其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委员会委员。沈尹默后为上海人民政府委员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沈先生回湖州，住在嘉兴地区第一招待所（现在的湖州宾馆），其间，走访乡贤湖州文化副馆长、他的书法学生李英先生。并为湖州“墨妙亭”“郭西湾翻水站题字”。

清远湖州，天下湖笔。有了湖笔结缘，海上书画名家与湖州各界交流很频繁。这些海上书画名家是，丰子恺、刘海粟、王个簃、沈迈士、钱君匋、唐云、宋日昌、陈佩秋、程十发、俞子才、周慧珏、应野平、单晓天、韩天衡、任政、胡铁生、胡文遂、王秋野、周志高、张森、刘小晴、刘一闻等，他们都曾到湖州进行文化交流活动。

我记得，刘海粟先生为“浙北大厦”挥毫。沈迈士先生为“湖州震远食品商店”“新湖影剧院”题字。宋日昌先生挥写“湖州第一服装公司”。胡铁生先生为人民路最繁华的“湖州食品商店”留墨。钱君匋题字有“湖州纺织机械厂”和“湖州印刷厂”。王秋野先生为北街“宁长剧院”挥毫。周慧珏先生留墨“白茅洲饭店”“二轻大厦”。胡文遂题写“白鹭宾馆”。单晓天先生题“湘江大楼”。韩天衡先生为“湖州农业机械有限公司”题字。“府庙碑文”是刘小晴先生题。张森先生题“红星饭店”。“碧浪大桥”为刘一闻先生题。老招牌很多，不能尽书。这些海上名家为湖城留下的不仅是墨迹，而是对湖城的一份挚爱，一份眷恋，为湖城绝世之美留一个注解，一份永久的念想。



果一车一车香到市区来了。除了传统的核桃、梨和枣，还有猕猴桃、八月炸、阳光玫瑰葡萄，以及栗子、蓝莓和苹果。真是想啥有啥。走亲访友，南北风味的各色月饼是成提拈的；不管是外来的、本地的，各色水果是成箱搬的。无论城乡，五线谱一样的阡陌小路早已变成了水泥大马路，走亲戚的人差不多都是摩托车、小轿车，再不济也是电动车。招待客人，阖家聚餐，多在大酒店、特色饭馆，再没人对

着月亮啃五仁月饼了……我喜欢如今的红红火火，也难忘当年的清清爽爽。我心中珍藏着的那轮中秋月，和堂妹小芹相关。只有十多岁的两个小村姑，坐在小芹家门前的院子里，远远近近的茅屋和柴瓦房暗暗幽幽地泊在夜色中，树也不摇，狗也不叫。我们吃了月饼，交换了柿子和梨，一边啃着，月亮就上来了。青茫茫的月光弥散开来，水一样泡着屋舍和树木，有虫子叽叽地叫。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儿，你望我一眼，我望你一眼，直到无话可说。小芹坐在捶布石上，我坐在大树上。中秋的月亮真亮啊！那时候，乡间已经没有了拜月、愿月的习俗，月光里，只有两颗充满对人生向往的女儿心。夜深了，天凉如水，抱在一起的胳膊冰凉冰凉，月亮太亮了，我们久不愿回屋里去。多年后，我在大学里的阶梯教室听老师讲杜甫，一句“清辉玉臂寒”鼓槌一样敲在心上，敲动了多年前那个中秋节的夜晚。

一轮中秋月，多少诗人心，千百年来，对月吟诵的文人墨客数不胜数。最大众、最难忘的，还是苏东坡那句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十日谈

开学啦

责编：沈琦华

识到侄女正在抓住那惊心动魄的暑假尾巴，原来竟是要开学了。

